

《散文百家》杂志社◎选编

散文百家 十年精选

SANWENBAIJIASHINIANJINGXU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散文百家》杂志社◎选编

散文百家 十年精选

SANWENBAJIA SHINIAN JINGXU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百家》十年精选 / 《散文百家》杂志社编.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1.8

(百家文丛 / 张露群主编)

ISBN 978-7-80250-569-8

I. ①散…

II. ①散…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814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 100101

电话: 64924716 (发行部) 64924735 (邮 购)

64924880 (总编室) 64963107 (一编部)

网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石家庄名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101 印张

字 数 2450 千

总 定 价 300.00 元 (全 13 册)

本册定价 65.00 元

前言

本书收入了我刊2001—2010年发表过的部分散文作品。

我刊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散文刊物。行刊二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荟萃名家精品，推举新人新作，培养了海内外一大批散文作家，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散文读者的拥戴。所发作品转载率高，发行量多年间一直居全省纯文学期刊之首，为我国新世纪散文创作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根据广大作者与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本散文选集，以期总结过往、回馈读者。

作为一种心灵的对话，散文给了我们深切的慰藉，让我们在物态化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块安放灵魂的净土。伴随着日益加快的社会发展步伐，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一些思潮和情绪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本刊十年间发表过的散文，也必定印证了时代的变迁、艺术的沿革。聚其精华，结集刊行，则更具微缩的功能。那一篇篇流动的文字，从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出发，穿越时光的隧道，有的到达形而上的云端，俯瞰低处的生活；有的深入社会的底层，触及人性的痛处；有的跋山涉水，投入自然的怀抱咏今怀古……正所谓“百家百味，百感交集”。

限于时间和水平，本集的编选工作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很多优秀作品未能收入。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未来的散文创作者会处于更大的中西冲撞与交汇中。宽松的社会环境、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媒体园地的不断增多，给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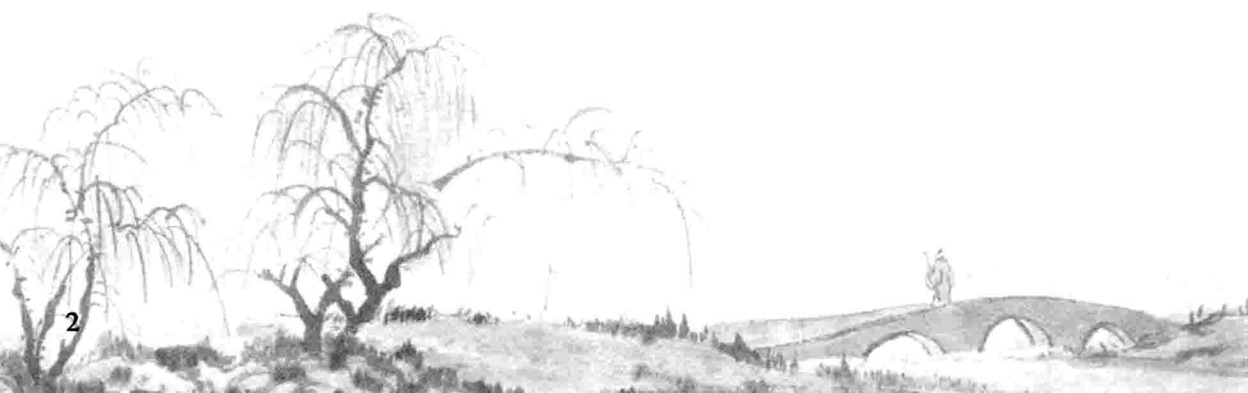
目 录

卷一 随笔

汉水涅槃.....	梅 洁 3
冬日阳光.....	李木生 6
穿越挪威的森林.....	周闻道 11
《经典常谈》的国民性.....	苏震亚 14
行走在季节里的生命符号.....	丁 一 16
张恨水的那个黄土岭.....	陈寿新 18
读书偶记.....	马明晖 22
鉴壶.....	陈枯朽 25
生灵.....	少木森 27
复制式生活.....	张大勇 31
一缕馨香.....	刘 浩 33
狐之媚.....	刘用梅 35
美女时代.....	郭 华 38
旁听瑞典议会.....	李建纲 40
两首“绝命诗”.....	刘国震 44
山居樟香.....	王贤根 47
看云.....	张敏利 50
书中的酒香.....	梁建武 54
那些遥远的记忆.....	姚雅丽 56
黎明前的诗.....	姚 勇 59
那声音如此美妙.....	霍林宽 61
说公务车.....	李铭光 64

【 卷一 随笔 】





汉水涅槃

● 梅 洁

我读到我的同事简明先生一首有关《诗经》的诗，他是这样写的——“诗经”：是一只鸟怀念一只鸟/是一条河穿越一条河/是一座山覆盖一座山//“诗经”：比古老的绘画更绘画/比伟大的史诗更史诗/比神圣的宗教更宗教……

我非常感动简明先生对《诗经》诠释得如此美丽。我以为：与其说简明读懂了美丽的《诗经》，不如说他读懂了美丽的汉水。

汉水对华夏文明的进化在《诗经》里有着最幸福的彰显，地老天荒，人类千年的爱依然美奂美轮。有人统计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边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而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有十七首，大多与汉水有关。

比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

还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堪称千古情诗的珍品，诞生在汉水之滨。爱的飘忽不定，爱的扑朔迷离，爱的艰辛与含蓄，都在汉水之滨演绎成为人类梦境般的追寻。

再有：《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这支汉江流域的情歌，是写一砍樵青年对一女子求之不得的心情，反复借汉水的宽、长和不可泳、渡来比喻女子的可望而不可及。译出来就是：“南方有棵高高的大树，却不可在树下休息；汉水边有位女子，难以表达对她的深情；汉水宽又广，难以游过去；汉水长又远，难以渡过去……”

还可以举一些。

由这些美丽的古代情诗，我们不难看出繁衍生息在汉水流域的儿女们深情的气韵。他们灵秀、聪颖，他们善良、多情，他们忧伤、善感……这就是汉水文化的质地。

采集、编著这部中华诗歌元典的人叫尹吉甫。作为 2700 多年前西周时代的军事

家、政治家的尹吉甫，我们知之甚少。但作为中华诗祖的尹吉甫，使一个民族最终找到了千年精神的源头。

如今，在离湖北省十堰市西七十公里的房县尹家山，旷古的荒芜掩隐着大师的一丘荒冢。在诗祖的封地里，一方断碑，几字镌刻……亘古的沉寂里，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代诗魂穿越千年的浩瀚，向我们吟唱：“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应该说，是美丽的汉水滋养了先民们似水的深情；或者说，是先民们千年的深情记忆了汉水无以伦比的神韵。千百年来，汉水以她那玛瑙般的幽蓝，以飘逸、俊秀、潇洒、宁静的状态，以不亢不卑的文静和庄重，养育了大江两岸亘古的长安。端详汉江，她以舒缓温柔的古典抒情风格，总让你感受一种深刻而崇高的愉悦，让你心灵深处产生一种美好圣洁的情感。

汉水，从秦岭深处的潘冢山流出，在潘冢山那个神秘的洞口，有一尊栋牛般硕大的石头，初始上路的汉水从洞里流出，从石底穿过，然后开始她空蒙岁月的长路。在离巨石不远处，有一株千年寿龄的丹桂树，树冠如云如盖，花香如云如雾。站在汉水的源头，你无法不去冥想：美丽的汉水不论她从什么神秘的地方流来，她一入世便被这亿万年缄默的石头哲学了；她一上路，就被那株千年的丹桂阴柔了！日后，她意志里的不屈不挠、大跌大宕的穿越，以及她性格里刚柔相济、至情至爱的给予，以及她对命运中大悲大喜、大苦大任的担当，其实，在她入世的那个瞬间，已经被那尊哲学的石头和那株美丽的丹桂给诠释了！

汉水，亿万年穿越神秘壮美的秦巴山谷，流过命运多舛的鄂西北，三千里迢迢，最终留给了江汉平原无边的富庶……在汉水一路走来的路上，诞生了那么多古老、美丽的城市：汉中、安康、郧阳(十堰市)、均州、襄樊、荆门、孝感、潜江、武汉……

在她千年流淌的岁月里，孕育了华夏民族中博大精深的荆楚，楚文化至今彰显着它千年的辉煌：随州出土的青铜编钟，其韵律之全、音色之古，击响了整个世界的音符！尊凤、崇凤的鄂西北楚人至今以玩“凤凰灯”祭祀她们的千古图腾“凤凰”。郧县的“凤凰灯”走遍大江南北，最终走进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郧县的考古曾震惊了世界，如同命名“北京周口店人”一样被中国考古界权威命名的“郧县人”，冲击了“亚洲人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定论。以其世界绝无仅有的两颗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实证了“郧县人”在汉江边走过了悠远的110万年！最终走来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汉族，以及与这个民族相生相依的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汉语，以及世界上最独特美丽的象形文字——汉字，以及汉学、汉书、汉文化、汉学家……

在汉江乳汁般甘甜的养育里，还走来了中华无数杰出的生命：诗祖尹吉甫（鄂

西北房陵)、诗圣屈原(楚国大夫,曾发配至汉水均州,写有名诗《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唐代杰出诗人孟浩然(汉水中游襄阳)、书法之圣米芾(襄樊)、智勇超人的军事家诸葛亮、庞统(襄阳)、开辟欧亚“丝绸之路”的第一使者、旅行家张骞(汉水上游城固)、著有《茶经》、被今人称为茶圣的陆羽(汉水下游天门)……

还有千古佳话“琴结知己”的钟子期与俞伯牙……

还有医圣张仲景、中药学家李时珍、天文科学家张衡……

还有进入世界哲学宝库的老庄思想和道教文化……

也许,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来感恩上苍赐予了我们一条如此神性而美丽的大江!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神旨般的赐予使汉水在亿万年的流淌之后,才有了今天对我们人类的另一种担当。

高达 162 米的丹江口水库大坝已经静静地在汉水丹江口矗立了 47 年,2005 年 9 月 26 日,大坝加高的礼炮声终于在寂静的汉江河畔炸响。工程的开工,说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五年后的 2010 年,162 米高的大坝将加高到 176.6 米。一个库存高达 290 亿吨(为现今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的 20 倍)、水面波及 1000 多平方公里(是北京六环内城区面积的 1.5 倍)的亚洲第一大人工湖——“中国水都”即已形成。那时,汉江将携带着她千年的祥静与美丽,开始千里迢迢流向北中国大地。在她越走越远的路上,在一片陌生的土地和人群之中,她将以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完成人类赋予她的神圣使命;她将以千年不涸的温润,阴柔北中国旷世的干渴与粗砺;在她汨汨流淌的清澈与纯净里,北中国以她为饮用水的亿万男人与女人的身体里,将开始生长另一种生命与精神的信息……

汉江,在她从潘冢山流向长江的亿万年里,以其柔美的躯体写就了一个“人”字左边的一撇,这一撇长达三千里;当她在离潘冢山 900 余里处的丹江口水库分出一支流向北方、流进人类两个古老的都城北京、天津时,她将又写成这个“人”字右边的一捺,这一捺也近三千里。那时,我们在太阳系的任何一颗行星上,都可以看到一丝绿绸银缎般的汉水,在地球上写就了一个最大的、也是最美丽的象形文字——“人”!

那时,神性的汉江便最后完成她生命与精神的伟大涅槃……

冬日阳光

李木生

作为乡亲，我从不喊他食指，总是叫他路生哥。

十年前，我去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北大桥东侧的北京第三福利院（收养“三无”复退军人中的精神病人及社会精神病人），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天正炎热，病着的路生似乎被久违的乡音阴凉着，忧郁的眸子里就有了一种童稚般的喜色。

返鲁的火车上，读着路生的诗，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告别。夜深了，灯熄了，我就靠坐在卧铺车厢洗脸间的台壁上读他的诗。一本《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竟让这个不眠之夜显得如此短暂，车轮与钢轨间轻轻的咯噔声，似乎就是我们心灵契合的絮语。

一颗伤痛无告的心灵，一个悲苦无依的灵魂。就这样在这个冷漠坚硬的世上碎着、醒着，醒着、碎着。哪怕稍稍让心结一个薄薄的壳，也能减轻些许的苦痛罢？虽然比寒风冷得多的是人们的心，虽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可是这个苦人，却愈加地让心肠柔软起来，哪怕被逼疯了，还是让这副柔软的心肠善待着这个冰凉的世间。于是，这心底的创伤与痛楚，也就越发地深切了。

有雨从车窗上急速地流下，可是诗中涟涟的泪水，打湿了这个闷热的夏夜？他说眼泪是他最贴心的爱人，他说自己的诗句尽是伤感的泪水串成。在他的眼里，枯枝上的露水，会“像眼泪一样晶莹”，酒杯里满斟着“苦涩的眼泪”，黎明时分的草儿，会“带着夜间痛苦的泪痕”，就连恋人也是一片“被泪水打湿的树叶”。总也流不完的眼泪，是从他开始写诗的当儿就汨汨地涌流不止了。写于1967年的《鱼儿三部曲》中，那群为了争取“自由的呼吸”权力，而在冷漠的冰层下反抗、追寻至死的鱼群，满眼都是“痛苦和欢欣的眼泪”。当无边的冰层与狰狞的网绳堵塞了鱼儿的所有生途的时候，绝望的鱼儿，仍然是含着眼泪发问：春天在哪儿啊？反抗的鱼儿死了，死在蛮横的冰封之下。死亡，在诗人这里似乎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开始——那束冬日里最后一抹淡淡的阳光，也忍不住“含泪”抚摸着鱼儿带血的双鳍；黑夜里悬垂的星斗，也像晶莹的“眼泪”，表达着真挚的友情；还有无风自落的新春的绿叶、

“泪滴”一样的细雨和流着“眼泪”的水蟒，都向死在争取自由与光明路上的鱼儿，表达着深长的同情与敬意。

他让我想起一种鸟。这种鸟，从它独立飞翔的那一刻起，就在寻找荆棘树，一切的坎坷都无法阻止它的寻找。一旦找到，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身体。整个儿扎进荆棘树上那根最长、最尖、最硬的刺上。深深地扎进去，便和着渗出的血，在荒蛮的荆棘丛中孤独地纵情啼唱。这是连石头也会动容的至情至性之歌，与此相较，鸣唱大师云雀和夜莺都会黯然失色。这种鸟叫荆棘鸟。

路生不也是一只荆棘鸟吗？他是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歌唱，他是在将最长、最尖、最硬的苦难之刺深深地扎进胸膛时歌唱，他的诗歌，也便不能不是和着血泪的歌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诗人精神分裂。八十年代中期，病情继续加重。1989年2月，疼爱他并照料他按时吃药的母亲时维元病逝，极度忧伤的郭路生陷入绝境，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并且一住就是12年。惟一幸运的是，那把将他与世隔绝的铁锁，并不能彻底将他的思想与情感窒息。

是谁拯救了他？是诗吧。诗是他的自由王国，在这里，一切的苦难都可以得到平复，包括被重压压得四分五裂的精神。为了获得丁点儿独自思索的机会，他会拖长蹲马桶的时间。但是不行，总会有病友蹲在他的跟前，面对面，等待他吸过的烟蒂。是他主动担当起了全病区病人的义务洗碗工，为的就是能够在餐厅里独自果上一些时间，读书，写诗，吸烟，遐想。没有热水，为了洗碗，哪年冬天路生的双手不布满裂开的口子？不光洗碗，还要连带着擦拭餐厅与楼梯。三伏天里，哪回擦拭不是汗如雨下、滴湿了餐厅与楼梯？但是路生干得尽心尽力，因为干完了活，就会有一会儿独自享用的时间在等他。

拯救他的，也许还有他那已经去世的妈妈。是妈妈在行军的路上生下了他，使他有了“路生”的名字。甚至那块妈妈用几十块布头缝制的尿垫，也会常常出现在他遐想的溪流中。只是吃药时分，再也看不到妈妈那双拿药的温暖的手和期待的眼神。看不见妈妈，却依然能够听到妈妈那不逝的声音。“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早在儿时。妈妈就通过吟咏，将诗歌的因子植入在儿子的心间。“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天者，曷其有极……”，早在少年时代，是妈妈常常吟唱的韩愈《祭十二郎文》，将一种人间的真情，播种在儿子的心田。如今，儿子疯了。儿子疯了吗？有妈妈的爱在心中藏着，儿子即使疯了也不会沉沦。听啊妈妈，儿子在为你一遍遍地歌唱：“妈妈，你的慈祥，是儿心上的太阳……”

当我回到山东，是那樣的放心不下。于是就邀他回家。他是多么地兴奋啊，我能感到，电话那头，他似乎都跳了起来。他终于在离家三十多年之后，重又回到老

家来，回到入伍之地山东济宁，回到儿时生长之地济宁市鱼台县程庄寨村。照料并陪伴他一起来的，是心肠与他一样柔软的诗人林莽和作家刘福春。

一条草绿的军裤皱着，右裤腿还卷在脚脖上，胡子零乱，光着的头上已经长出了寸长的白发黑发，一副潦倒的样子。但是乡亲们却是那样隆重地迎接他，那样深情地拥抱他。刚下车，他那在精神病院摔伤过的腿就一下摔跪在地上。我们拉他扶他，他说就让我向乡亲父老跪拜一次吧。

让我猝不及料的，是在他上次回家来十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了济南朋友的电话，说食指马上就到济宁！

我到天德饭店去等他，他却已经等在了大厅里：竟然这样精神，比十年前还显得年轻！清清爽爽的衣着，清清爽爽的神情，白地蓝条的衬衣一尘不染，胡子刚刚刮过，还留起了头发，曾经蓄满着忧郁与惊恐的眸子，也新生了从容与安详。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苦人，一定是获得了爱情。肯定是那个叫翟寒乐的女子，改变了路生。

刚进房间，他就指着一位白净干练的女性介绍：老伴寒乐。“老伴寒乐”，这是将余生全部托付的称谓了。坐下，才聊了一会，路生就忍不住要求：“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中国诗人里，路生也许是惟一个能够全部背诵自己诗歌的人，哪怕是长诗、甚至是几十年前写就的长诗，他都可以一字不落、一字不错地随时背诵。而且他的略微沙哑又满含磁性的声音，将轻重缓急搭配得如同河流的自然流动般跌宕起伏，从而让人与诗。（诵者与诗、听者与诗），相融而成为一种新的生命。这不仅赖于超强的记忆，更赖于他是在把诗歌的创造当作生命的惟一。

于是，这个小小的、静静的房间，便在他的诵读声里，成为江河蜿蜒的大地：“冬日的阳光——给寒乐：你是否感受到了冬日的阳光俄可早已嗅到了她的芬芳……”这个独自苦寒了大半辈子的人，这个流放自己也被情感流放的人。

就这样用整个生命嗅到了冬日阳光的芬芳，在经烘晒变暖的新鲜空气里，在吸足了阳光后略带糊香的衣被上，不仅嗅到了冬阳的芬芳，还看懂了被人忽略的冬阳那特别美丽的颜色，“浅浅白白地加上稍许的鹅黄”。因为这个芬芳的、浅白中略带鹅黄的冬日的阳光，是这个哈气成冰的隆冬里惟一的暖色，也就成了人世间惟一的祈盼与希望。这样暖暖的冬日的阳光，却又总是“淡淡的”，有着不躁动也不张狂的性格。更何况，她还“已经悄悄地退出了朝南的门窗”，这冬日的阳光。也就越发地珍贵了。当他那独特的、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声音，诵读出“可得好好珍惜这暖暖的冬阳”时，我听到了江河向大地的绵绵地滔滔地倾诉。

这首诗，初稿于2002年、定稿于2003年2月2日。我不知道路生已经朗读过多少遍，也不知道翟寒乐已经听了多少遍。可是饭桌旁，朗读的路生，眼睛潮润着，

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寒乐，噙着的泪水就在眶中晃着。

我不知道初稿写于2002年的哪月哪天。就是这一年的3月21日，翟寒乐来到精神病院，牵住路生的手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两个月后，他们正式结婚。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翟寒乐就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笔名叫食指的苦人。他的诗打动了她，他的好打动了她，他的苦难和他苦难时的挣扎与抗争更打动了她。她不断地到精神病院来看望路生，给他带来食品、水果、烟和书籍，当然也带来女性的温暖、体贴和爱。其实寒乐也是个苦人，15岁只身从河南来北京当兵，转业、工作，成家、离异，备尝了生活的艰难与坎壈。但是这个难着也苦着的女子，却把手伸给无依无助的路生，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

匆匆地，他们来了又走了。分别的时候，我握住路生的手，说：“我一定要去北京看看你们的家。”

今年6月28日，还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又去北京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知道我已在北京西站，电话那头的路生便一遍遍地嘱咐开了：“坐特6，到北农大，转512路，到上庄乡下车。记住，先乘特6，到北农大上了512路车就往我家打个电话，我去上庄站等你。”

想不到这样远。不到10点出门，到达上庄已是下午1点半了。闷热，无风，毒毒的太阳下，路生就坐在路旁的石头上等，手里端着一个满是茶锈的水杯。他们的家就在一块庄稼地头的一号楼的五楼上，打开门，家的味道扑面而来。各种书刊，随意地放在沙发上、桌子上、床头上；茶几上有一小筐他们都爱吃的蒜头；小小的阳台上挤满了葱茏的绿色；门厅正中、沙发的上方，是韩美林浓墨写就的“万千潇洒”的横幅。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家，远远地藏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庄稼地头。

寒乐上班去了，我们哥俩便都脱去上衣光起膀子。我真是饿坏了，一会儿工夫便就着大蒜吃完了五个肉馅大包子，喝光了一小盆大米稀饭。

他们相中这个地方，不仅因为房子便宜(每平方才两千多元)，还因为远离北京，可以摒除无谓的“热闹”与应酬，能够安静地创作与生活。虽然这套八十多平米的住房没有产权，只能住五十年，但是在路生眼里，却是比天堂还要珍贵。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也就是两千多元。当然买不起高档家具，也无法进行豪华装修。路生回忆说，为了省钱，他们在大冷的天一起坐农用车进城挑选装修的材料，从一块板条到一颗钉子，都是两个人反复掂量后选下的。路生打量着自己的家，感慨道：“一趟又一趟，多亏了寒乐，也真是苦了寒乐，多冷的天啊，又那么远，来回一趟光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五个小时。”

虽然风扇吹着，知了的歌唱还是从窗外透了进来，我忍不住说：“真静啊。”“我

就喜欢这个安静，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要来采访，被我们拒绝了”，路生说。他们不光是怕被打扰，还怕因此打扰了四邻。楼梯间和楼前的公共卫生，路生总是主动打扫。不用自己付费的楼间灯，他也会半夜里起来关上。寒乐曾说：乘公交车，路生总要让座，我怕他的伤腿受不了，就得随时准备抢着让座。寒乐还说，路生尤其对弱势群体体贴有加，蹬三轮的，收废品的，他都会对其格外地关心。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冻红了手，他就会忍不住上前问候。就为了差了卖菜大姐一毛钱，耽误了吃饭也要送去。寒乐嗔怪地说：“我劝他下次买菜补上，就是不听，说人家卖个菜多不容易。”

三个多小时过得飞快。路生到底还是忍不住说：“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写好后还没有发表过的诗吧，题目是《家——五十多岁才有的家》。”世界仿佛已不存在，只有他那独特的声音，在敲击着心灵之钟：“雪夜归来，开了门，家中暖融融，拉开灯，光线很柔和，心头一明 / 拍打去身上的积雪，脱掉外衣裤 / 感到外衣罩裤上空气很重//……水烧开了，老伴为我沏好茶，我专注着茶叶在杯中起伏飘零 / 心随茶叶一片一片地沉下去，房间内还有钟表嗒嗒的响声//多好的心灵滋养和体力康复 / 我深感到劳累后彻底的放松，掐灭烫人的烟头，喝上一口茶，从里到外，透着自在从容……”

告别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路生拖着微瘸的腿，送了再送，一直送到 512 公交车的站牌下。公交车开动了走远了，我还看见他微驼着背在夕阳里站着。

又是返鲁的火车上，还是读着郭路生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食指》。

我又听到了他在精神病院里愤怒的呼号：“天啊！为何一年又一年地 /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在精神病院》）“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俄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疯狗》）就为了挣脱这条无形的锁链，他甚至盼望着成为一条疯狗。但是他分明清楚，自己的根子在底层民众之中，“还我本色，做一个草民书生！”（《人生舞台之四》）也许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民众和民众的苦难，使他顽强地活着，并且死死抱定一个不死的信念：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但是翟寒乐来了。我们的路生终于唱出了这样的诗句：“……五十多岁了到五十多岁，才发觉生活这样美好……”（《五十多岁了》）这个叫寒乐的女子，当然不是“学雷锋”，也是为了心上的那份爱情，为了自己的后半生，能有一个生死相依、苦乐与共的伴，当然还有心上的那份相融相容。但是，她找到路生，伸过温暖的手牵起路生，不也是缘自心上的那泓柔软与慈爱吗？自私的我们和我们冷漠的社会，是不是应当向这个普通的女子学习呢？

穿越挪威的森林

● 周闻道

草草早餐，把林雪平放置于身后。瑞典中部，这个小城的静美，可以让许多人心醉，却挽留不住我们匆匆的脚步。因为，前面是挪威，有奥斯陆，有金沙维克，有原始的村庄牧场，还有高山静泊和哈棠格峡湾。如果这些都不重要，都是一些带着雷同色彩的旅行目的地，那么，你可以舍弃目的。但你却不会舍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穿越，也许是你一生都不可忽视，不可多得的体验。那穿越的对象，不是庸俗的城市，也不是危险的大漠和海湾，而是森林，童话般的挪威的森林。

就这样，我的心，被一种冥冥的情绪牵着，在挪威的森林里穿行。车窗外风光再美，似乎都熟视无睹。阳光依然透明而祥和，内心却已是不堪触摸。脑际里总是萦绕着那些传说，想象着挪威的森林究竟有多大，为什么那么神秘诡谲，总是会让人迷路。还有那个甲壳虫乐队。他们带着一支 norwegian wood，竟风靡了整个 60 年代，让上个世纪的风采，延续到现在。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村上春树，和他的《挪威的森林》。不知不觉，与他营造的美丽握手。海潮的腥香，汽笛的悠远，傍晚的和风，都扑面而来；缥缈的憧憬，青春的彷徨，夏日的梦境，以及女孩柔软的肌体，洗发香波的气味……梦幻般在脑际呈现。灵魂随之飘忽，我沉浸于一种奇妙的，无以名状的感觉。那感觉贴己而又朦胧，撩人而又恍惚。我总是在想，为什么直子听到 norwegian wood，就有一种孤零零的迷失感觉，迷失于那又寒又冷的森林深处。彷徨，恐惧，迷惑，失望，但又拒绝成熟，认为长大是不可思议的，被生拉硬扯出来的痛苦。而渡边的拯救，又是显得那么无力与无奈。一本青春恋爱小说，怎么扯到挪威的森林。难道仅仅是因为那种共同的精神指向，那种美妙的迷惑与迷失。

出了挪威首都奥斯陆，车便一头扎进一片绿水相依的森林里。那水悠长，墨绿，时隐时现，断断续续。十多万个小岛，飞落于挪威的海湾，进行了梦幻般的山水分割。然而，再浩瀚的水，也分割不尽世间的坚定。在千岛万水身旁，还是绵延了一带逶迤的山脉，托负着同样浩瀚的杨树、桦林、枫树和柳杉，托负着挪威的森林。时值深秋，挪威却不把季节写在天上，而是写在山林。我总是爱把川西的秋，与眼

卷
一
●
随
笔

前的挪威对照。这里的天空透明而澄亮，没有川西常见的阴郁，没有却道天凉，只有却道天暖。暖融融的太阳挂得很高很远，阳光却撒得很长，无遮无拦，轻易就落到了地上。这样的阳光虽不灼热，光线却与川西的夏日十分相像。无须下车，也不需要走进阳光，甚至用不着伸出手指，去做一个轻轻的触摸，只需面朝车窗外，瞟上一眼，那种爽爽的、亮亮的、柔柔的耀眼，就会走近你的跟前，把一种暖融融的感觉，传导到你的浑身。

挪威的秋，都写在森林的脸上。仿佛季节和树木，都在这里汇合，然后各显其能。我不喜欢用层林尽染这个词，这个词太俗气。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季节，挪威的森林是被染过的。不是现代化的印染，没有电子分色，没有整齐规范。是童年母亲的蜡染，扯一些带颜色的植物，熬制成染料，然后把洁白的棉布放进去。捞起的色彩，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介乎于有意与无意、有序与无序之间。就像眼前，簇簇金黄，深浅不一，落点于一片墨绿，然后又浸润开去，触角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弯，有的直，有的深，有的浅。山着上了迷彩，像村上春树笔下那些青春年少的心。

人们说，挪威就是一个充满对照的国度。山川河流的秀丽柔软、与峭壁险峰的荒蛮暴戾，顽石的不毛之地、与肥沃平原的茂盛，子夜的阳光与极地的漫长黑暗，都同在一脉山水间，让挪威不仅拥有森林的繁茂，还拥有对照的落差与高贵。当然，最鲜明的对照还在人文。曾几何时，北欧大洋中野蛮的海盗，成了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欧洲大陆最古老的文化之邦，与最时尚的工业文明，都在这里落脚，而且站稳脚跟，一往无前。也许是最早的一些海藻，从大洋里爬到了陆上，从植物演变成了动物，从低级动物演化成了人，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古老的欧洲就这样走到我的面前。当然，过程是漫长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前世今生。最早的记忆，是在铜器时代。挪威人凭借从英伦半岛带来的文明，包括石器，铜器和戟弩，还有骑马的士兵，以及由马或牛拉着的二轮车、四轮车，在森林里悠走。一万两千年前的冰河时代，不是冷藏，而是发酵。到了五百年前，挪威人才造出了自己的铁器。铁器对铜器和帕台龙神庙的取代，不仅是一种金属，对另一种金属的替换，更是一种文明的嬗变。直到新种族的到来，带来了大口漏斗、战斧和船舶，还有奇异的维京式葬礼。

我从哈棠格峡湾的一幅壁画上，看见了这样的壮阔场面。葬礼很繁琐，何况仙逝的是一个首领。族中的长者正襟危坐，坐在祭坛的中央，面前摆放着三束羽毛，代表首领留下的财富，一分为三，一分留给家人，一分用来支付丧葬费，一分给大家喝酒。用作葬礼的船，用被褥和垫子装饰，象征着死者永远的温暖与踏实。船装饰完毕，轻轻离岸，将死者尸体抬出。长达十天的存放，尸体已泛起微微黑色。人